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二十三回 皇甫良殺人醫病 狄洪道失陷王能

卻說蘇定方說道：「那皇甫良的生意，獨創一家。他是魯山縣有名的良醫，綽號叫做賽華佗。隨你聾彭瞎子，直腳駝背，一切奇怪病症，皆會醫治。憑你一只手斬掉了，一來他也能裝得上去；一塊肉剛去了，也能補得一塊。只要講定整刀整百銀子，死的都醫得活來，所以都稱他做活神仙。有的人說他差遣了人，到別處去拐騙人家男女，把來合藥，所以如此靈驗，只是沒有憑據。他又有財有勢，縣裏官員個個是換帖好友。家中用著四個保家的拳師，四十個家將，長工用人，總共一百來人，那個敢奈何他？所以我說他名為皮行先生，實是妖帳的凶徒。」洪道道：「原來如此。小可有個親戚，生的怪症，遠近醫生都醫治不好。此地既有這等良醫，意欲求他療治，在府耽擱二三日，一總奉上房金，未知使得否？」蘇定方道：「客官只管住。只是粗茶淡飯，休嫌待慢。」洪道道：「好說。」二人又閑談了一會，遂同了王能來到皇甫良家去。一路都是楓樹，經過了濃霜，一望朱紅，十分好看。到了門首，停著許多車馬。房屋雖大，卻不甚華麗。門上掛著小小招牌，上寫「世醫皇甫良善治一切疑難雜症」。過了兩重門戶，只見大廳上正中，懸一塊朱紅匾額，上寫著「華佗再世」四個金字，汝州府知府王題贈。那裏頭左右的齋匾，不計其數，大約都是司道府縣的款。側首一間書房，便是治病之所，裝潢得金碧輝煌。

眾人紛紛求治，那皇甫良坐在一張太史椅上。看他年紀約有花甲，神氣強壯。生得一個長馬面，紫棠色面皮，兩道劍眉插鬢，一雙虎目圓睜，殺光亂播，紅絲綵滿。大鼻泡，闊口，頷下五縷長髯，兩旁炸開，如魚尾一般，黑多白少。頭上戴一頂醫生巾，好大一塊羊脂白玉。身穿沉香色海青，系一條元色絲絛。足上紅鞋白襪。自有徒弟在彼開方診脈，他卻並不動手，但只坐著，吩咐用什麼藥，開什麼方。旁邊站立家僮，伺候他用點膳，吃參湯。

狄洪道看這皇甫良相貌凶惡，精神抖擻，知道有些利害。走上前來，叫聲：「先生，小可江南人氏。聞得大名，是個當世神仙，特來相求一事。只因有個親戚，被坍塌壓斷了一條腿，欲求醫治。可能換上一條好腿麼？」皇甫良道：「好換好換。只是一兀兩銀子，沒有還價。我要把數百銀子，覓得一個人來，要他自願將腿割下來，與你接上。敷了靈丹，七日便能收功，包你行走如常，與自己的一般。」狄洪道：「銀子小事，那親戚只多了銀子。卻是殺命養命，豈非罪過？」皇甫良道：「此乃自願。他只貪數百兩銀子，一生吃著有了。況且我把驢子的腿，還要與他接好，一般可以走路，落得白用這銀子。肯的人還多著，有甚罪過？」洪道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待小可回去，與他一同到來，相請醫治。只是醫治這七天，府上可以借住否？」皇甫良指著西邊一帶廂房道：「你看那裏，不是病人居住的麼？」狄洪道同了王能走過去看時，一並排十間，都是病房。裏邊床帳臺椅，一切齊備。有幾間有人在內住著，有幾間尚是空閑。順手轉彎過去，一連又是五間樓房，都朝著南的，房屋更加精美。裏邊床帳華麗，被褥精美。壁上名人書畫，臺上琴棋閑書，一切全備，盡皆空著。望到裏邊，便不通了。

二人回身向外，也是相辭，竟慢慢的回到蘇定方家中。對了王能說道：「我想這皇甫良拐騙人家男女，將來當做藥用，造這等惡孽。世上的殘忍，還有比得他來！我不知也罷，既然知了，若不除此妖孽，後來不知多少人遭此慘死。只是你我只有兩人，他們人多手眾，怎的下手？」王能道：「只有夜間行事，再沒別法。」狄洪道：「我看皇甫良定有手段，他們四個拳師不知本領如何，居在何處。」王能道：「此事只得見機而行。」洪道道：「雖然如此，也要定個計謀，方為妥當。」王能道：「師父，你不見他的五間樓房現在空著？我與你先在後面放起一把火來，然後進去，殺他一個落花流水。」

等他出來救火，我們藏在這樓房內前後，皆望得見他。師父只揀那要緊的幾個，把飛鏢來傷了，便可了事。或者出其不意，殺他個湊手不及。若然尷尬，那邊大楓林內，盡好藏身。你道如何？」洪道道：「也可使得。只是我同你預先要去，把裏面曲折、皇甫良的住處、四個拳師的所在，須要探明，方可下手。」

師徒二人，商議定了。那知天不做美，到了晚上，彤雲密布，降下一天大雪。始而灑鹽飛絮，既而片片鵝毛，後來索性手掌大的一團團亂飄亂墮，屋上頓時七八寸厚。一連三日，街上堆積四五尺高，連門都開不開來。看官，這等俠客，不怕風，不怕雨，惟有見了大雪，卻是他的對頭。隨你本領高強，不能行事。除非劍仙之輩，他莫說雪上能可行路，有的水面上都能行得。那狄洪道卻沒這本事。住在蘇家，直到過了半月，方纔這雪漸漸消泮。

那一日黃昏，師徒二人用過了夜膳，全身扎束，來到皇甫家內探聽虛實。上了屋面，細看這所房子，乃是十一開間九進，一顆印生成。居中有半畝之地，另築高牆圍住，宛似城垣相仿。東西南北，皆有門戶。每門之外，各有拳師一位、家將十名把守。洪道道：「這城牆之內，必是他的臥室。」躡身躍上牆垣。王能在外等候，豈知許久不見出來，心下疑惑。

且說這四門四個拳師，皆是響馬出身，向在山東道上做買賣。自從九龍山徐慶兄弟三人佔了山頭，專一火並同類，所以他們存身不得，來到此間，投奔皇甫良，做了保家教師，手下各數十個家將。第一個叫符良，善用一把靴頭刀。他有一樣絕技，叫做飛抓，百步內拿人，百發百中。江湖上起他一個混名，叫做「催命鬼」，十分利害。第二個姓常名惡，使得好連環棍，生得渾身黑肉，人都叫他「摸壁鬼」。第三個姓譚名江清，力大無窮。用一把石鎖，重有七八十斤，綽號「活閻王」。第四個姓閔名安存，使兩柄鐵槊，水都潑不進去，混名叫做「九頭鳥」。這四人無惡不作，極其殘毒，故此與皇甫良聲氣相投，助桀為虐。

今日守這南門的，正是那催命鬼符良。睡了一回，起身到庭心小解，忽見月影照在地上，有個人頭影像。抬起頭來，看見一人伏在瓦上面，朝著裏面牆垣，好似要想上去的光景。遂到屋內輕輕推醒眾人，自己取了飛抓，眾家將跟隨來到庭中，將飛抓提在手中，向屋上發去。果然手段高強，恰好正把王能連肩搭背鉤住。原來這飛抓有五個純鋼鉤子，鋒利非常，皆有絨線貫串。發出來時，好似一只蒲扇大的手掌，五指法開。落在身上，這五指一齊抓將攏來，那鋼鉤插入肉內。隨你英雄上將，無不立時下馬。當時王能被他們將總索只一扯，從屋上跌下庭中。眾家將一齊上前，將他縛住，便問：「可有羽黨同來？」王能隨他們捶打，只不做聲。符良跳上瓦房，周圍巡視了一回，見並無人跡，也便下來，將他綁在柱上，等候天明，請主人發落。

卻說狄洪道到裏邊一看，四周皆是房屋，無從下去。中間只有一個庭心，上面用鐵線網著，下邊無數鋼鈴。若然將鐵網驚動，那鈴兒便要一齊響將起來，因此沒個理會。

想了半刻，只得將屋瓦挖開，欲想從椽子內挨身下去。那知椽子下面，皆天花板蒙著，挖了好幾處，都是如此。只得跳出圍牆外來，那知不見了王能，四面蹤尋，杳無形跡。

不知狄洪道可能救出王能，且聽下回分解。